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仁宗天聖七年羣牧判官龎籍荅詔論時政奏曰臣幸辱班聯獲當次對輙陳管見仰瀆纊旒内揣狂愚當從震殛臣聞服忠義者皆懷愛君之意被恵養者咸畜報恩之心故有委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無故殞

身而況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丁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
翰默之秋實臣罄勵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倚祖宗之
淳熙承慈聖之保祐積德彌盛涉道日深磬天咸寧而
自謂未乂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招尊𩵋臣虛受讜議
不吝過舉恩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
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
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
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

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乖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近私而實公者祁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己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興羣臣之遜而不為比周東漢之世立三互之法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若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者按驗無狀溫彥博奏其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元成奏

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亡或未可知文皇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貞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憲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策語切直王涯是其舅時為翰林學士任當覆策不以甥甥之嫌而收之為貴倖者所怒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親累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効也臣愚切窺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羣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羣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挾私徇情以致陛下之疑者

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退之罪之可也未聞任之而疑疑之而任也書曰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宓子賤古之一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況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苟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竭心仰疇倚屬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切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

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悉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推公信兩𨷖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推至誠廣至公察情偽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機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總至廣必在乎立畫一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權綱擥其要命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

久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宣傳聖旨令群牧司借支帶甲馬二疋并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廵檢都監楊懐慜本司為准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僚及使臣脚下已有官馬因差遣並不得乞借官馬礙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進呈得旨只令賜馬一疋自備草料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却令借帶甲馬二疋隨行十七日

內為一小事四降聖旨三令借馬二疋一令賜馬一疋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陛下樞密發命之司也得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頒行之次陛下又以傳宣衡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進呈更改若踈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令不一尚有受其獘者況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蜀相諸葛亮有云宫中府中皆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矧今寰宇之大咸遵一軌豈宜號令之發自啓多門萬一處置大事亦如此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既往誠不當言臣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臣又聞守文之體必遵於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寛不赦有罪猛不及無辜糴此二者雖堯舜不能

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為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理安危之機乎夫祖宗垂憲軌迹具在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諭之夫藥所以攻疾也若疾證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疾應而痊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守故法必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亦請以醫者諭之夫三

部之脈四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孰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防踰僭塞僥倖雖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之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恭惟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平況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

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啓倖門故也抑又先帝之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冀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夫求丐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背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法而不可行故須求傳宣內降期於必遂是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傳降不已歲月寖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

局此臣所以日夜為朝廷惜之也臣願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貴密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怨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有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

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為開封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保法當贖銅物勅勒任且

仇保京府一走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橫恣越法停官此實國家用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況此數年事耳固未忘於聖心近閒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宮掖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為美事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加收敘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

而悛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
臣切惑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屬
則彼親而此踈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中
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寛之是
法憲廢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
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
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乎又下負萬民

乃可其奏哀不能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壻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不貸貫者蓋食言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顧陛下謹法制以齊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陛下體仁聖之姿躬孝睦之德鑒照古昔包舉埶文屏絶游畋不邇聲樂奬用忠直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知也然日月不能無薄蝕之過唐堯不能無哲惠之難故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塞明詔又云陳宰政之闕遺伏以執

政之本在內銓擇庶官在外安集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漸盛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或濫夫官吏之體奉公束手以為要胥史之性舞文規利以為資官吏不嚴則胥史縱胥史縱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受獘此必然之理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任之官以寬縱法制為大體以姑息胥史為美名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以公繩下者則羣胥百計而動揺之誠能動揺則來者為戒雖有

公心幹畧安敢施為乎伏見祥符縣令檢下稍峻羣胥相率逃去尋而罷其縣事是動揺之計行矣况近年來任京職者多徇其私便罕責於才實按局廢弛蠧弊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狡胥之陰計而戒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盡公操法束縛羣下乎百司觀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胥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而縱其下上危下縱久而成風此為胥史謀則得矣為公家謀何有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

頽朝廷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羣黨動揺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令典景行功罪不容隱私今内外之官雖有課歴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於察廉或徇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發擿則果能成贓情在容掩則呑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歴以入升殿之科無縁察其真偽夫剛正之吏彊猾所以為仇則孤立而多患貪黷之夫姦智足以自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

即為有過而降殿之典行矣誅剥害民而贓狀不露者考司即為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辜既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覩能實由任選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臣頓朝廷立嚴制去此弊風此乃銓擇之闕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為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内雖逢灾沴之數水旱之因上有賑救之備則民無流亡之悲今財賦益屈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增儲蓄寡備而荒殄之

民屢困賙恤之恩不時此輔臣固當苦言陳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闕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偽審號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既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官曹嚴整紀綱振張則詔旨所謂回邪朋比阿私恣横請託貪殘宜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悼

後害皆非人臣之節也敢效百慮冀補萬分幸當責言之辰罔避論輸之律實祈英睿照其悃誠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上章獻皇后乞還政䟽曰臣恭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機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咨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金石垂簾以對群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舉於皇帝

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輝於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苦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聽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是以神仙壽同天地者不勞心而役神也臣愚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內侍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

景祐五年制策曰朕嘗積累之休涖幅員之廣寅畏天

命以康元元思欲恢祖宗之遠圖追皇王之極摯躋俗於仁壽之域陶民於禮義之化兢兢業業不敢怠遑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兹矣而明不燭遠智不通幽奉承明訓惟恐失墜故深詔有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聞忠讜實至之言以補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羣萃裦然造庭必有宏謀以塞虛佇國家誕膺寶命奄甸中區三聖繼明萬邦作乂除殘而革暴蠲苛而薄賦稼政脩禮文縟愛人甚於赤子縻賢同夫白駒奇傑魁壘之士列

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可謂勤且至矣然而革之前載猶或異論法制寖講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司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朴夷貊雖率化而時或有陵犯邉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警戒變異者將朕之不德使之然耶抑物之有數適當爾耶子大夫其精心極慮無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盭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

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至於遴柬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前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蠹爾徼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且道者萬世無敝而前經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為敷陳式副諮詢且覲殫洽固將施之於行事匪

獨取之於虛文悉意以陳無撓執事張方平對策曰臣聞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士而策以當時之大政凡治亂之故施捨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輒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也今陛下上承先志遐稽治古祗惕乎安安之難戒慎乎事事之備數詔多聞之士延至大廷臨問以保邦制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茲誠抱器而有心於生民者發舒其憤頵之會臣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

之變識不足以達古今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靦然塞舉大問所及豈臣愚所能通者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見陛下寅畏天命以康兆民為心奉承謨訓以恢遠圖為志期躋俗於仁壽思陶民於誼禮而退託於不逮以求忠讜之言斯以見陛下虛懷於聽受之勤也伏以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蠲苛薄賦之念列愛人厲賢之道叙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陛下勤恤小民之依以深察其微隱勵精庶政

之紀以博用乎賢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之思皇多士而猶慊然興歎遐懷治古請為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天下於戶牖之間運萬化於股掌之上者非為一人之明且智可徧見而盡察也使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事無所遺政無不舉矣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舉在乎正有司臣聞書稱舜之德曰詢于衆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古之興王咨嗟戒慎莫不箴勑其羣

下俾補察其政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臨事有瞽史之導猶衆楚人之求其齊言不可得也古之明君思興治道曷有不先廣視聽以平王度者乎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闗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争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今朝廷司過拾

遺之職惟御史諫臣凡厥庶官無得出位而言者臣願
陛下深留聖慮遠惟治方益進端亮骨鯁之士以旦夕
承弼清閒之餘對臨之際訪之古訓爰及政事則嘉謀
日聞于黈纊誠士各薦其見聞夫如是則何遠而不燭
乎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
不專大名故尊主其要畀任其勞人君佚於任使仰成
而治三公論道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以故庶務
百職本末條理令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

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經煩清衷三公下任卿大夫之勞卿大夫勞領羣有司之事職分名局不歸臺省政失其本事忘甚舊惟陛下考理之要清化之源莫若謹諸闗柅執其機轄委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官之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要其效盡其材而責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以無為用天下羣吏莫不各有為而為天下用要在于上詳在于下上下正則

天下治矣夫如是又何幽而不通乎方且優游嵓廊之上拱揖羲軒之庭不為而功成不勞而治定易曰知臨大君之宜此之謂也伏以聖策曰今奇傑跕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之勤猶未格于前載者臣伏讀至于再而竊有惑矣臣誠深歎陛下有英睿之度而臣獨乏將明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不能作法於治不能革獘於細獨貽陛下兢兢之憂也誠使朝皆奇傑則朝廷重而百度正外皆循良則上

下交而其志通雖甚盛德何以加此又何前載之愧乎以臣之愚正謂朝位鮮魁壘之器外官寡慈惠之師未足以副聖心愛人縻賢之念爾雖然奇傑乃間世而出循良非比肩而有亦在人主推擇而聳勸之爾何以言之列位于朝者忠邪不可不辨也分政于外者牧宰不可不重也臣聞伊尹戒太甲曰左右惟其人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旨哉聖賢之究治本也堯舜禹大聖智者然猶相與歎

以不知人為憂此九徳所以為帝謨也至于夫子亦以為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之所以難者以其巧言令色之賊實也夫世之治亂君之昏明臣之忠邪所更而有雖治世明君不能使其立朝居位舉忠賢而無邪佞者也由能親忠賢而疎邪佞者爾雖亂世昏君亦未必立朝居位舉邪佞而無忠賢者也由其近邪佞而遠忠賢者爾故堯舜之庭稷契班乎共鯀幽厲之朝蘇衛儕乎榮暴顧上所親而近者孰恱焉夫欲辨朝位

之忠諛者考其所朋之迹而志行見矣察其施作之謀而材智詳矣忠莊而端直者斯則雪霜之松栢矣諂從而容悅者斯亦疾風之蓬累矣進斯人也原其譽之所自退斯人也察其毁之所出拔茅以彚必有類也如此則列位之縻賢頗得奇傑魁壘之士矣臣聞民政之本在乎牧宰而朝廷之選任其制甚輕銓審補除初無差擇計階而授循資而遣或罷弱昏亂狠頑貪忍流毒于下窮枉無告刺守奪于權利坐視其弊而莫之聞者地

相接巳失本既失之姑正其末猶愈於不正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四方得專免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以按郡國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出廉外事誠國家舉用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時遣分道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而入報示賞罰於必行如此則牧宰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澄清夫是則治民

分政者頗得循良慈惠之長矣聖策曰法制寖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師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樸此以見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經費所以未節以其用度之無藝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官師或昧於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風俗頗虧於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臣請為陛下悉數以終之臣所謂

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者閒之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為國之本為政之原信為大也比者命令布下尋復衝改是以郡縣承用者駮姦吏巧詆因緣為市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倘朝廷出令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苛細删諸重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

此則法制允當協于中理矣臣所謂經費之末節以其
用度之無藝者伏以承平之日久是故因循之獘生日
知其所增歲不知其所減此費之所以煩也陛下幸加
惠思所以撙節之理臣謂宜以約處之而已宫室臺榭
足以順隂陽之候旌旗羽衛足以昭文物之容苑囿池
籞足以備游豫之行音官樂部足以具燕享之禮自餘
土木之不急者舉罷容衛之罕用者勿飾寛池囿之利
下賦於貧民省音樂之伎稍斥其冗食減後苑之工巧

息匠司之營繕愼無名之好賜約無功之匪頒罷緇黃之厚施節一切之橫費以綏天下水旱之賦以為國家帑廩之實以濟疲農工女稼穡之勤以整老弱孤寡飢勞之殃如此則德澤被于天下而經費有節矣臣所謂樂未諧於韶頀以其工師之失職者昔舜命九官夔實典樂漢史叙得人之盛而儒雅質直無協律並列又漢制畀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夫均聲考律其義微矣故師胥瞽矇古所甚重

也今夫執伎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至于琴奕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廪稍閒嘗寵賜太樂諸工眞古者大夫士之職也謂宜略依司天為之官次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取儒師為之令丞使習其精義通其鍾呂雖名異於韶䕶而可以薦天地享祖宗其用一也臣所謂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者伏以國家之在宥天下一統治平德教加於蒸人其陶化益深矣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

急深故之罪寛縦出之罰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而刑未之措獄繫猶繁其故何由葢上籠貨物漁財利之路多莞榷封占之法密間之以權豪富室侵奪貧細吏務因循或引賕賄不能抑強扶弱是以小人業蹙窮而思濫者衆矣誠朝廷慎擇守宰摧抑豪猾稍寛利路以優齊人刋定律令除文致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便於遵守使民不敢欺冒而試法吏無以輕重而侮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穽寛矣臣所謂官司或昧於廉平以其澄

勸之義廢者按周典小宰以六計獘羣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主於廉故馭吏之法麗重惟貨而受賕抵禁相繼有焉竊意者官刑稍以寬弛部長多故縱與夫貪吏侵刻下民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及貫盈滅趾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亟蒙釋觧丹書未乾已冀收敘此所謂官刑稍以寬弛者也今夫令宰有濫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事播而不可逭罪正不察厥罰至

輕倘使諸統設之司及于聯事之職贓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為計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治世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溢踰軌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馭騂突而不利于銜策且奔踶而銜蹶矣古所謂惟齊非齊者謂此道也臣所謂風俗頽虧於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故君人者事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淫夫風化之所起必由上以達下内而及外且萬邦表則在乎

王國今夫彫飾巧偽之器竒邪纎靡之服陳鬻于市流于四方詐偽姦欺聚為淵藪按周官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古之制民者使之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謂宜盍條其僭侈之弊惟事事為之分度所示制令期于必信如此則爭奪踰靡之俗革禮義敦厚之教行矣聖策曰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邉鄙者歳時雖嘉靖而時有儆戒變異者玆又以見陛下

過虞寇聚之漸祇畏天戒之重也然陵犯之擾雖特儌裔之小醜變異之來兹乃陰陽之大事何陛下問之後乎彼群蠻依㟧峒之險恃林嶺之阻窺伺無備潛出攘掠結集如蟻蜂飛迸如鳥獸守臣無狀自投亡地然此之區區者亦何足以累國威煩聖慮哉臣謂邊事之重其在西北乎北戎通好於我餘三十年自漢氏已來夷夏之和而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夫以利

相結者利盡則交踈以勢相合者勢解則難作故有備無患謂之善無恃不來在乎多筭又西陲雖受羈縻姑息蓋久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内地控扼益蹙雖貢職外謹而巢穴内堅鄙上之防不可不戒且自唐氏中世以降兵農之業離文武之權分而政事不齊國謀相乖矣今之邊事根本在於廟堂措置施設固非下臣所得而詳然三軍之命繫於主帥是以擇將之重兵事之本臣請因平寇之問著于後篇以言之深惟陛下以

天日高明之德承祖宗淳耀之靈夙興視朝中昃勤聽勑天之命臨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宜乎自天降休百嘉來應而災異數作譴變仍見上天勤勤之意諒不徒發而必有所屬也間者殞星如雨流攙失次地震定襄裂而湧泉雷不收聲泄于窮冬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輙或數日不解臣鄙儒昧於天官之學竊考春秋之義及前志天文五行之占其咎皆由乎陽德微弱陰道專縱下為阿比盜用威柄者也夫陰之為象臣道

也妻道也邊圉之道也天意若曰將俾陛下察左右之姦正宮闈以禮謹邊防之備者乎夫人君之道所以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乾體之剛天行以健也剛故中正無邪健故運行不息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者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當國者茍信聽之或過則欺誣之隨生蟻漏壞堤炬遺燎原杜漸防微在慎厥始此所謂察左右之姦者也若夫防戚黨之侵預絕女謁之請求御進取周典

之文均選循漢氏之制戒留連之害政事省幽怨以延和氣此所謂正宮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思其智勇可任者為誰卒伍之衆察其銳驍無前者有幾邊壘守將孰有扞城之材帷幄謀臣孰有折衝之筭至于儲峙輸發之術兵械精完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謹邊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陛下存神而遠照凝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雖篋櫝已固扃鐍不可不嚴雖垣墉既脩闗楗不可不設用

乾剛以弭陰異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則災異不足消
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臣精心極慮無有所隱臣既
冒陛下斯舉矣敢悼後害而為身謀者歟亦在陛下寛
狂妄之誅以來天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度可
用於今今之章程有盭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臣謹
按春秋之義譏變古易常者而又善變之正者葢國之
善制不可輕變其末至者變之可也伏以先制舊法彼
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誠大制度或大典章為世

規摹著在甲令故當守而弗失謹以奉行至於凡小事
為因時消息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踐而行
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此所謂膠柱而鼓瑟刻舟而求
劒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
獘之謂道昔先王之作為爵禄賞罰以親攬其柄是以
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
則衆讒不能退無罪君政無大小人無善惡進退用捨
一取諸舊是爵禄賞罰不在人主而在例也與奪之柄

於陛下何有臣顒陛下革弊去蠹無不忍之愛拔才賞
忠無踈賤之隔大稽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
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如此則古之
制度斯用於今今之章程自合於古矣帝王之制不亦
光大乎聖策曰立樂之方何以答神祇而來瑞物祥刑
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臣前所謂謹工師之職齊
貨利之制者備矣夫樂作而順氣成象則和和則瑞物
至矣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刑得中則清清則和氣應矣故周官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夫是則和氣其有不通乎聖策曰邇東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常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臣按唐六典考功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東擢才良為選司之最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

為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讐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詳録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明於勘覆稽失無

隱為勾檢之最職事脩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占候醫卜効驗居多為方術之最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市鄽不擾姧濫不行為市司之最收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邊境肅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類其善最校定内外文武官吏之課為九等焉漢剌史以六條察所部二千石其畧

曰豪右兼并占田過制曰二千石納引賕賄曰喜怒任情曰選署不平曰子弟請託曰違公不比此科條之目也聖策曰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夫戒奢防僭之術臣既略陳于前矣蓋民之為名謂其泯然無知辨者愚之衆也所稟蓋然其動静趣習惟上是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下化上之速也在易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矣其在節

卦象曰節以制度數議德行夫數度有等則貴賤章别德行見奬則賢愚自分此則節之本也陛下念民習侈屢以為問有以見聖意之深憫乎末俗之不厚也間者頒下詔旨戒服用之尤溢者𥚃靡少損矣然未足以稱陛下淳儉之教意者民之所効者其本末正歟春秋之義法之所建必自貴者始陛下誠欲清天下之奬其自諸戚里豪貴大臣之家以先之上徐趨而下奔走不嚴而化此其術也聖策曰蠢爾徼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

大鈞何以致其順序者夫裔夷㣲孼臣既列于前篇矣其擇將之事請得復盡焉今禁衛千幕環絡京甸什伍相長偏裨相承六軍之重統乎元帥而皆起奔走之勤舊積恩澤以稍遷以軀力為武以引強為材智不足以達機變惠不足以撫部伍冒沒寵利優游太平輕肥相夸坐受姑息設不幸遐陬有嘯聚之寇邊隅有侵牧之擾雖受成于上指蹤在人非惟師律之不臧智勇之無恃是其肯委易得之富庶冒難死之鋒刃乎故將不知

兵主不擇將無功厚賜無勞厚禄皆法所忌者也向者朝廷念將帥之材難是以擇搢紳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為寵利之路而已其鈐略才藝不謂無之然固鮮焉誠國家因為科條損益其制使夫衣冠之應詔者為設機宜十問以策之必有稽於軍志精合於時體者為通擢之理戎參于列校其方略智勇固未之盡抑猶愈於徒進者也至於和大鈞致大順玆由民心下和則和氣上應爾時使薄斂以富之緩刑弛力以

佚之制節謹度以平之擇吏審令以安之是以政和則民和民和而後陰陽和陰陽和則大鈞調而順氣序矣聖策曰且道者萬世無弊而前代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者夫董生推道蓋探其本而言荀卿論刑蓋有所激而發彼三代之弊雖有忠文相救之說至于法天順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則萬世無弊之本也彼治亂之世雖有輕重異用之宜至于遏惡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則百王不易之制也

聖策曰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
咸為敷陳夫為國有九經者脩身則不惑尊賢則道立
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禮大臣則不悖體羣臣則士之
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
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為國之九經也周官
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
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
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

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此五地之物也聖策曰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虗文茲以見陛下虛己以諮詢留聽於蒭菲者也臣材識迂鄙不通于政至于所發亦庶幾有以上當聖心者陛下不廢其言擇其近是者粉澤而用之使天下知國家設科取士之道不為虗名則豈惟臣之獨被寵靈也哉固國家

之盛美者已臣昧死上對

慶歷五年張方平為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於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

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中書議論之事頗容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體而已
時方平又上言曰臣甞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君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襃發其忠更議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反覆較錯凡所辨議悉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正遷之謬譏嘗試論之古不可變

耶則是三代無革獘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寛大革苛慘固髙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㫖意則是顛而弗扶危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焉用彼相可為具臣者也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盖使後人務苟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

心之銳為無功之辭其於教義不重虧歟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縈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為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

易曰變則通通則久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弊法久必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執權盍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刑動為律度苟無愆於大義寧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慎以振絶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履湯武之迹哉在漢孝武引拔俊乂文藝隆起武功震

耀雄材大略為漢盛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茍便俗豈憚乎解絃而更張政茍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求雉故夫不知達權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敝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信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慎惟新厥德天

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宅中而圖大慮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有訓非信何以成之傅說曰惟口起羞言教令輕發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天下

善惡所繫也故凡為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戒慎一動
一靜罔不寅畏又況設為法制布于四方之大者歟書
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
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觧隄防一傾則横流莫制
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正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乎法
民慢其禁弊雖微於安静之初害必大於急虞之際且
匹庶而無信衆必棄之士而無信友必疎之卿大夫而
無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

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為國之本為政之經信為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尋即遷改或乆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茍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本末故為枘鑿前後自相矛楯是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於有司者也臣伏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辯言

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協于中四方風動疇敢復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慎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乎富貴泥乎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乎忠義顧重乎名節處乎事

之難者絶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推此理故開懷接納勤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顔忤意曲為矜容愚淺者固在恕中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各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總羣智以為智因衆心而為心通其情偽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賤者也況於士民乎況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

在下政事有闕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産採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為國者之藥石為政之量凖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萊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説見其羞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誡之以制節謹度周身啚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

緩急則展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間誘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諜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為一家之長者將孰悅焉是必悅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利之者也謂有損其家也今為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黜以為怨讒邪而利之者黜以為悅是固不若庶人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

不能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以召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奬拔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恭畏戒慎咨嗟相

戒莫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微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秕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

臣入論事輙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
諍之此唐太宗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
有淺深諍而合義自為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
秋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
謂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
道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
在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若乃闢忌諱之門斷謇諤
之路公為蔽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

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宗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間造膝之對益爲寛大配洪覆於上穹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頼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禄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

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彝制褱内卿士甸外侯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之權其好賜匪頒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繞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

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兵拏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干賞蹈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乗間釁互行窺圖得之為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鬻販賈賣之道刼質誘略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須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輿皂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僭三公八座之稱褻童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呴濡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為外府視藩嶽為别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刻深固之奠迹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昧削平亂略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輔

轢所以為我而驅除苛衆政之有因循固宜鑑彼而創艾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有存焉疑朝廷侯議者之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為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

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掌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夫胥史臺輿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緌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總攝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傜不足

以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下之虚益上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乂寧四鄙撤警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廪無數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於費也廣故為歛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邉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虚名先盡於無

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為之際臨危而晝發機已晚矣且兵驕將惰無甚于今未嘗贏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識亭障出營壘而賞盈私橐作法於治敝猶不救治而無法何救艱難方今可謂乗治作法之期是宜迷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略故明主之為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

之去就也慎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虚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為寵罷之固不足為怨而乃不加意慎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為佐實利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客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議理道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為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乆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為虞易常為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寧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産有寛猛之說而謂寛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為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産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寛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強士無僞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脩整淳重此之謂平世若其有不及於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于腠理浸淫乎血脉而又怠于針熨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

伎雅無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粱肉巳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粱肉攻疾也臣實愚惷不達理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頗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厲銜策箝勒鞬輈則且和鑾失節僨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其議貴之辟蓋謂

請讞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葢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刺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眚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完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勵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覩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

之治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倖賞苟在功不以踈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弊立制之明焉謹論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仁宗慶歷五年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

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協忠將救敷求俊哲列于庶位惟事事乃有其備戒慎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不牽乎天時國法既脩不推乎歷數當其治法有猷庶邦嘉靖王道正直民用平康則收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扶顛而弗持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非於數貽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贊堯舜則引天之命湯

武之誅辛癸則斥人之罪蓋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怨前世遠矣略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寶幽陵之叛興元奉天之逼廣明邛蜀之幸乾符豳岐之遷是皆釁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有治亂有安危存亡有爵有賞有顯榮寵利有兵有刑有毀家覆族且主德成於弼直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亂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照姦而顯忠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協恭而底乂是故帝王之道

莫大乎平心而御物輔相之德莫先乎圖大而致主有平心之度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不專偏聽之惑有圖大之慮故能以天下為心而不急樹私之計蓋人君偏聽則啓讒慝之門人臣樹私則開朋比之路俾夫姦諛進身之賊構於人主之側游説規利之士諜于大臣之門君有蔽忌之心臣行傾奪之計如是國安得而治政安得而和是天下之大禍也故君以臣為體臣以君為心道充乎神宇則美暢乎四支患結乎膚革則憂及乎諸

處是以臣各獻其忠則君受其效國先泰於上則家蒙其福由是言之故知偏聽者召亂之本樹私者理末之術使君行此道臣知此說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謹論

方平又上疏曰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為當世要務臣竊以為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不在邊徼之外蓋嘗在戶牖之間爾故臣所獻愚言先陳近事伏惟陛下少留神慮臣聞禮曰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何謂先脩其身昔商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以念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酗于酒徳樂于逸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彼聖人者不惟躬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逸欲非養真之益故務為勤儉退從淡素且示愛民之意其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臨御日長雖三靈保祐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付授之重下念中外士民繫屬之心保愛聖躬

配天悠久省諸無益之樂移為居安之慮神怡於穆清之外福及於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謂先齊其家使夫宮闈有禮之謂也自景祐以來嬪御之列行非婉順輙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廟社之為重而不愛其所私蓋患防未然悔生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叙進良淑無昵微賤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邉

陛用師指蹤受成實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堂陛不崇中外失所瞻望矣成命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逃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綱維潛弛上下苟且人素姑息怙權相比愛憎相奪立朋黨者有之漏泄機事隳撓朝政專己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既照見其情狀稍去其獘矣倘更振厲紀律審詳邪正則憲章脩舉百度用正此所謂治國之道臣以庸昧擢從疎遠

今日乃始陟文陛望清光指事剖誠不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方平又上疏曰臣嘗讀前史率以臣下敢諫為美葢斥時之忌犯主之顔色人臣最難事臣不佞待罪諫曹涉赤墀歷文陛以望清光者無虛月矣論事無指切無疏謬無不蒙收威容受竊自惟遭時之幸而齷齪淺致闇于大道不能激昂夙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為公朝羞夙宵以慮紓過責者略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

伏以今日之事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通謀議審兹三者則内可以正軌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為速何謂明賞罰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以生為辱以死為榮人不畏死舉天下易於反掌況以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正則以僥倖為賞姑息為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習因循下懷顧慮則人將拨其手而不前況使之赴患難乎自西邉騷動事之三年矣賊昊雖驍猾一闒

將之材爾非有遠圖大志英雄之略其幸者資適逢時
而已時久乂寧戎備不戒廟堂無受成之筭疆圉乏制
勝之策自延州之圍好水定川之敗覆軍殺將沮喪威
靈皆由自驅師徒投之死地當總帥之重無待罪者朝
廷專用姑息莫正其罰且自賊始叛授夏竦旄鉞韓琦
等副之統制四路并護諸將凡大舉奇輸不返使封豕
長蛇肆踐食之暴邉亭千里蕭然一空賦輸興發天下
被其勞交黨株連公議不立至于不得已但觧其總帥

以所居官内徙便郡而已又如并州比緣賊入麟府朝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謀帥遂以名使楊偕寄任方面而處事疎略陳請謬悠駭于人聽夫麟府輔車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家備河東重戍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於并代猶手臂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棄其地既知才之不足用也顧猶以近職領河北重藩如是而欲收功是北轅而適楚也及乎鋒鏑之下矢石之前

奮命小臣論功行賞一資一級分毫析銖惟恐比例之過臣觀歴代英主良臣用賞罰之理葢威罰之行當自貴者始恩賞所被當由賤者先故罰一貴臣當其罪則天下懼賞一賤士當其勤則天下勸臣不敢煩引往事我朝祖宗之所以駕馭臣下操威恩之用其事耳目所接也往往能言之陛下萬機暇時試廣訪逮必有得也凡夫賞罰人主之事非聖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以故僥倖姑息生於依違即欲杜僥倖之門革姑息之弊惟

在陛下於議賞罰之際少垂主斷爾罪罰所當加勿以貴要而隱忍恩賞所宜及勿以微賤而輕廢擬議一立勿容奸讒巧言熒惑變亂即恩威明矣何謂辨欺誣方今之弊人以僥倖為心政以姑息為用正謂欺誣得行也夫欺誣得行則大臣懼方且營救於讒毀之間而不保又何暇旌别淑慝脩明憲度者哉今俗大率宿貴之臣輒以身下後輩矯情飾貌習偽成風損美化敗善俗朋比以彙下陵上替比者亦有以善誣結天心冀用事

矣陛下竟不登于大用士大夫之有識者是以知陛下之淵衷大智無不通照其情狀信姦慝之不可為也然其風猶未之盡革者葢左右舊臣猶有以疑毁廢者舜曰朕嫉讒説殄行葢讒人在朝舜所不免孔子曰遠佞人陛下既推讒佞而遠之惟復起用以讒廢者則天下無賢不肖舉知浸潤邪説之果不行且以安臣下之心使厲志竭精有心効報者無悼後害事有不令而從玆之謂巳何謂通謀議國家承五代之獘有不能革者軍

國文武之事分領於中書樞密院唐代宗時兵興軍事
繁多故於禁中專遣內臣典中外文奏謂之掌機密事
梁氏始置使名五代時樞密院與中書或合或離入國
朝遂分總天下之務對為二府由是軍民異政文武殊
用命令乖戾更為彼我夫天下之事何嘗不以同而成
異而敗乎平日無事苟可因循有為之時斯害也已昔
之祖宗三聖威靈獨運各延圖議斷主乎一陛下沖執
謙德推委仰成柄用既分事必睽隔陛下誠能矯往弊

稽舊典合二府一政事真大公之盛舉也即若重前規
難改作臣謂應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意在此也
凡此三事今日切務恩威明則邊臣奮欺誣辨則朝廷
清謀議通則政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臣猥以
孤微當得言之地所恨智不足以造微材不足以成務
敢進一得冀裨萬分
慶歷八年制策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藎臣夙夜兢

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侮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兹公私匱乏加以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貪多闒少滋長奔競縻費廩禄又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變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兹訪逮

側身旰食躬佇條畫張方平為翰林學士對曰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逮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垂清問闊宥循默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冒衛石少補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覩手詔云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兹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

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歷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已來國家畜養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朝取荆潭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北敵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邊賊禦北敵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備邊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常語宰臣曰

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練故往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乂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俄然黥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其旅增虚名以受實奬至于陜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歷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

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税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刻剝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蠲官之令

苟徇目前之急莫為經乆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巳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横費因之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曽具此事體數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為即今便有改為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兹事體實大非

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具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為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廵歴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其馬軍

無馬者即與召募如顭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堪教習凖備使用仍詔諸路經畧部署司使體知朝廷深意有專愎自任無體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畧至于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宥密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手詔云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貟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廪禄此又以見陛下深思官濫欲清化源之大旨也臣不敢

遠言前代及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未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曽勾當三班院約計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已上官具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筭景祐中京朝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内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柰何員數既多賢

愚同滯才不才又難分别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别試名恩澤人每榜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廕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例得奏廕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于宫掖嬪御内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廕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録用者又

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史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縻費廪禄煩擾吏民經營闕次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廹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獘濫尤甚者逐色别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奬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負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

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憂恤烝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

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在所職次率多脩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循廣大故今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

未見有獘及今歳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陞遷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乎人稍知勸勉於自致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闕員

隨貟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

令獘矣至于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

李漢超自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

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胡人畏

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廵檢

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

丙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

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

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為發身之地歴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横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貟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揀擢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

功勞責久仕以勸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變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陛下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遠慮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方之功以愛民安人為上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嘗積帛内府謂左右曰北敵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疋絹購一敵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疋此敵盡矣壯哉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者也臣前所陳國家畜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歲天下賦稅之外只東南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足而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待敵人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預不虞理豈如此臣願陛下試詳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重慎賞罰以明勸寵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内州稍減邊騎就牧内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寛然後外謹信誓内完守備悠久實效無先於此竒

譎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勞謙寅畏以求理要斯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陛下裕然而有之臣愧於頑躁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干冒天聰臣不任隕越待罪之至方平又對曰臣奉十七日御劄所有手詔該說不盡如卿更有所見令子細陳述具實封聞奏者天旨訪逮承命惶慓學識淺陋愧不能副聖明求理勤切之

心臣竊惟士大夫之遭時事主雖有長才遠慮欲一自致而莫之得也今臣何者而遇陛下深懷抑畏虛心聽採不有天下之樂而以天下為憂臣敢隱情惮害有所不盡者歟伏詳前詔所問冗兵措置之宜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牧守之人之由將帥簡擢之體西北預備之術此皆當今切時要務聖意慮之固已深矣今被旨俾得更陳所見敢推愚心嘗所念慮之事擇取其尤急者以獻焉今茲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

以河北為意者乎臣甞歎國家竭天下之力以養冗兵而且成禍階然河北比天下又為甚何也河北自唐天寶安史叛亂之後繼以五代後唐後周皆因魏以為業故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戎境朝廷亦甞姑息之承平雖久而驕氣不除在於事體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耶則河北軍負盡是本營選補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轉貟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耶則河北軍盡是本營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不

比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陛遷軍分以利動之耶則河北軍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以此處置為難臣曽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甞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提刑官員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旨歲年之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自京禁兵就逐州駐劄夫自古巳來置兵之法漢則

有南北軍七校唐則兩軍十二衛必須離析其勢使相持制然後平也河北兵自唐已來驕悍跋扈但以土兵相黨爾今若漸消土兵稍寘禁旅則主客之形可以相制若統之以能將撫之以能吏折其孽牙去其害羣者庶乎置器於安也今兹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宫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宫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宫蓋王官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

掌宮殿掖門戶三署郎皆執戟侍衛期門此郎無員多至千人後更名虎賁郎羽林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歷代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愨莊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慎也國初循周朝軍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啓閉掃除之役守衛扈從之嚴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

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墮游無根蔕莫容其身而後應募者矣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臣職在詞禁軍旅之事末之預聞輙約古制粗陳其要惟陛下擇馬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内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遣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莊愿

謹良則聽留蓋取之以年勞久次則人以為出身之地取之以門閥家業則有家族之顧取之以死者之孤則忠義之人知勸立年更代則人知勞逸得均遷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準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領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令兹聖心思冗兵之為患憫國用之不給得無念其所以致然者乎臣聞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

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或對曰莊宗不能御下嘗出獵軍士至攏馬首自言兒郎寂寞望接借太祖拊髀歎曰莊宗得天下大艱難所為乃如此我於三軍亦不惜財敢犯我惟有劒耳故是時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長帶紳鮮華爛然其服裝少

敝固已耻于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于衫袴葢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涂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曽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于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于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為用是朝廷不勝其

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由乎習為侈汰之奬也
顧陛下因清問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咨令條
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
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
濟矣今兹聖心以近日諸道州郡軍民塡造妖事往往
起大獄得無欲以深刑峻法懲止之者乎臣竊惟陛下
御極于今且三十年其甚盛德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
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

寛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為亂朝廷又追劾李譚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所在成大獄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填造疑似以干賞利或挾讐怨更相攀引搒掠之下何求不獲今臣見判審刑院本院奏案七十餘道内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絶但恐今後官吏斷獄指李譚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文致鍛鍊慮成後悔臣聞賞罰猶風

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
惜陛下三十年之甚盛德功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
多故邊鄙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
著事効推諸人事勢可憂巳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慎
一日迄此又寧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
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柰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
沴氣以速民怨者乎此月十六日立夏可以挺重囚出
輕繫頃陛下先期臨軒疏決在京罪人因遣使四出應

州郡見禁妖事今依近降聖旨除情涉不順者具案聽裁外餘並釋免仍切勅逐路提點刑獄司覺察部下刑禁枉濫及有枝蔓良民務在清平不失有罪而已仍告諭官吏無得以張存之故因用深文從事上全聖德下安人情斯社稷之長慮也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

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傚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内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覘時得逞敢犯於上填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輙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宫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

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茍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叅侍從陟降十

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寛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叡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為真姦偶虧檢防是為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寛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為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臣識慮迂踈不達理要本末柬擢盡出聖恩浮

沉着位愧無補報矧被咨訪敢不盡愚上瀆宸聰不任戰汗惶慄之至謹對

慶歷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

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謬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方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

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

議

脩又上疏曰臣伏覩方今邊患日亟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寛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説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自厭紛紜之議至於朝

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以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艱

四年脩又上疏曰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

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

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敵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

八年御史中丞魚周詢答詔條畫時務上疏曰臣伏以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

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彊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蜀楚晉壯捍獯鬻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税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乏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恩西邉宿師朝廷用空踈闒茸者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則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責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隳壞圜法而又官立塩禁驅民

齎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
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迺朝廷寬財
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頤委安撫使與
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
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
宸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
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
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

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縻費廩禄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有任子流外之補員瑕釁服輿臺者又置於班列歷年既久紛然塞路周行之内太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亟更數易交錯道塗員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預聞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歎多隳廉耻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

釋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寖冗序遷者衆迺有地處藩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内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衆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依次除

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舉轉其常例入知州及敕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難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備文武則不可為也我朝自二敵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

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起復邊臣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預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甲止戈踰四十年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唯冀升平羌戎野心窺見表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歷之初耶律悖慢覆軍殺將以疲關

陝之民厚幣卑辭暫觧幽薊之敵皆用苟安之謀殊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於三路減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法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軍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敵有變異時侵軼將有所恃庶幾無患

周詢又答詔條畫時務疏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

下復躬親詢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輙布愚直切冀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唯責任不專用人猜忌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巳行黜典遂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今中外之臣每進對于前但敢攻過失即為公論若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不專

者今執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不肯為朝廷當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願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詢諸臣能否曰某人疑可用某人不足用然後廣訪博採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對或上承聖問而情有詐欺憎惡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人更敢朋黨又任用之際責其成效果敢當事者則優與進擢因循形迹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患文武姦回中外

險詐者臣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君子小人道同性合相羽翼而進也今朝廷根本陛下股肱者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祖宗時用呂端李沆王旦馬知節及陛下即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輩持重處正深博有謀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詐者今陛下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之使彙征之勢來者未已自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矯率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謂形末端而求影之直原末澄

而欲流之清也詔恵州縣暴虐法令更張者祖宗積徳
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
之吏上體寛仁愛育黎庶而或有暴虐者蓋公家急於
賦斂以嚴集事貪吏因縁生姦以威動衆使之然也夫
法令者治世之銜勒宜守而勿失若祖宗法令可以經
乆者不宜更易近樞密院改内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
之人預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况内省者左
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儻不能堅守法令則天

下何以取信乎顧遴選刺史縣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暴虐之患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矣

知制誥曾公亮答詔條畫時務面奉御劄曰朕承祖宗大業頼文武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兹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縻費廪禄又牧守之職以恵

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屢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鄉碩望故茲訪逮躬佇條畫臣才識淺陋仰應

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

私匱乏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未能斥減者豈不為沿邊三路尚須屯戍疆塞廣袤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邊陲内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始

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敵兵多則冗雜難齊所施寡效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歷已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為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況廣費廪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旦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籍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

軼群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為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為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況二宗之制未遠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閑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為用也方今二敵衰弱兵械休

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粮餉微梗則
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為
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宣毅兵久為東南之弊料
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
户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為
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至
于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為旁郡式遏行之甚
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歷之初創置此兵今諸路轉

運供億艱苦遠郡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閲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頋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粮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粮照對也往

歳樞臣不練事體稱粮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為閒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粮草之有無如此謀國豈天下取安之計也今聖慮軫及中外大幸願陛下畢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一伏覩詔書謂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禄此誠方今之大患也臣不敢遠引前代請以唐制明之正觀中太宗平定

天下創立法度是時文武定員唯六百四十三員天下不為不治法度不闕不立也至永徽神龍中方內已寧朝綱已備高宗不能遵太宗之業遂容濫官於員之外既置員外員外之上又置同正及武后亂政又增置員外官二千餘員是時朝廷益多事綱紀益隳壞官之繁簡蓋利害明矣臣且聞景祐中審官三班流內銓吏員之數已多於祥符景德之日今則比方景祐中又多一倍臣嘗原之

蓋由寶元以來陜西用兵或獻方略或陳武伎或因邉臣薦引自經畧部管已下每出並奏命有司胥吏諸班人擢授管部或以微勞録用擢軍班之材勇開進納之恩限所以三班餘曹官倍景祐之數也又如崇班已上謂之内朝臣祖宗所置本無數年磨勘之制多因功績乃與遷轉止因朝廷宰相寡謀啓此僥倖諸司使額遂為殽雜也故官之冗基自京官按真宗朝銓司磨勘選人每甲止見一員一月不過三四甲亦無

逐甲皆轉是一月之内轉是官者一二而已率皆考任已多績狀可取始被此選近歳每間日見磨勘選人一貟二年已來改為數日一見每見五貟盡得改轉甫及三歳又升朝序故審官貟闕漸見不足差擬此審官三班銓曹之蠹根也夫古之職官則今之差遣職任是也皆居有曹局局有貟數固不可得而多也陛下若欲鑑累世之失大有改為臣請自二省官及横行諸使已下並按舊典議

定員數如御史臺官是也於舊員之外量數加置以備出使員額之外一不許置有勞當擢者但容遇闕先補唯軍功重任始得越此遷轉立制既定雖有近倖倖踰亦無由進也陛下若重於改作但薄欲懲創則臣請自今應進納人直除七品上佐官不令蒞事廢方略之舉臣寮保薦弟姪者他日犯罪始同罪舉官之例諸司禁補額外正名大臣不得奏任門客常從限邊臣之薦引汰賞功之泛

濫每歲經學之選素未精核不通義理止誦空文施於政事實非有益請用慶歷四年張方平等重定貢舉條約則濫進者少矣諸司人吏在他司農司粮料兵部之類本無異勞而例得遷資減選請一切罷之則選限有常矣如此則入流之路稍隘也至若銓司引見之式樞密三班磨勘之例祖宗舊制可以復行如此則朝行之内亦不數年員闕可以相當矣其或普加澄汰廣欲去留奪其見官恐未可亟

行於茲日也唯此末議庶幾無損

一伏覩詔旨謂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

臣伏思之由選之不精遇之不重勸之不至而使

然也何以言之今審官差擇知州無問賢拙但考

深資至則授焉故弛慢者有之耄老者有之病廢

者有之姦贓者有之此選之不精者也又如朝廷

重內輕外寖成風體遂使縉紳之流稀肯以州任

為貴夫州郡古二千石之職也今雖自京府推官

而往亦視為左遷凡臺閣不勝其任則授郡以遣去故能臣幹吏多在錢穀刑獄之任以仕不赴知州為恥此遇之不重者也及其居官為政苟有善狀上不過提刑轉運一發薦啓幸朝廷用之則止於付審官記姓名而已卒未聞政有善譽而朝廷一加遷拜此勸之不至者也古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群吏臣請自今審官擇知州皆引詣中書詢察然後擬奏昔兩漢時郡守乃與九卿令僕迭相

出入其政理尤異至有直拜三公者今頡峻其等威如漢故事使雜流不得妄入則賢者樂居其職矣商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雖堯舜三代群臣猶須官賞以勸立功德而況今人哉臣請別立典州考課之等委監司采察三考有善政者則陞其官資兩任有善政者則陞其任使顯無狀者則罷黜之庶幾可以副陛下憂民之意也

一

伏覩詔旨將帥之任所以威服四夷而罕聞稱職

臣甞觀太祖太宗之時征伐海内建威定亂成太平於十九年之中將帥得人固可知矣唯自咸平已來真宗甞與陳堯叟馬知節共論將帥之難得至于今日陛下復以將不稱職為憂豈天下之人獨生才哲於建隆興國之間而咸平以來迨今五十餘年絶然無一臣之能繼乎是必不然也臣慮選之未得其要或用之不盡其才爾軍志曰三試然後授事是欲先視其才實然後任之以事昔趙

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屈退而歎曰兵危事也括易言之用之必敗李靖為將似不能言則知將之才能其難知也如此臣昨見陝西用人固未聞朝廷有試以實效者如趙珣因上圖說便委萬兵之任卒至於敗臣所以慮選之未得其要者皆此類也其次雖得善將而任之不盡其才何哉恭以太祖太宗之朝軍政已講廟堂之宰練知兵體故帥臣之進一言畫一計利病用捨雖從中覆及其畫

奏報下無不適其事機將之有材可以竭盡矣咸平而後守文偃革大臣宰相罕歷邊務故帥臣進一言畫一計尚如祖宗之時利病用捨悉從中覆及其畫奏報下茍一事不適機要則將有不得盡其才慮者矣望其立功何可得哉故咸平迨今乏善將者其弊未必不由此也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謂之軍惑不其信哉方今二邊不警朝廷得以講備臣請自今擇將未加遷擢

必先試以行陣疆場之事所試有效至于三四始與顯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後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此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一伏覩詔旨謂西北多故變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此蓋陛下得安不忘危有備無患之深旨也臣伏思朝廷北有契丹西有拓跋二邊講備為日久矣今北邊之勢累年孱弱向欲報仇夏臺猶不能舉矧肯捨

歲入之厚利而輕犯中國也雖豺豕之性難以保信料勢利柬之當不能動也況今大河之北重兵列戍已有藩籬之固矣西夏新有巨釁君少國疑料其衆心猶懼大國之見絶豈遑自出為盜也四路見兵備之有餘矣臣以謂朝廷方今之慮不在二邊而在山東河北之地刀鋸之慘人心尚危小有水旱姦宄必乘為寇宜常得要官才吏以分鎮要州庶幾可以消患於未萌者也

右臣祗奉聖問條對如右識慮暗淺塵冒天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一